

门框！这个破了的火炉！这只裂了的铁锅！什么都可以拿来！什么也都可以丢上去！一切一切，推吧，滚吧，挖吧，拆毁吧，翻倒吧，崩塌吧！那是铺路石、碎石块、木柱、铁条、破布、碎砖、烂椅子、白菜根、破衣烂衫和诅咒的协作。它伟大但也渺小。那是在地狱的旧址上翻修的混沌世界。原子旁边的庞然大物；一堵孤立的墙和一只破汤罐；一切残渣废物的触目惊心的结合；西绪福斯<sup>①</sup>在那里抛下了他的岩石，约伯也在那里抛下了他的瓦碴。总而言之，很可怕。那是赤脚汉的神庙，一些翻倒了的小车突出在路旁的斜坡上；一辆巨大的运货马车，车轴朝天，横亘在张牙舞爪的垒壁正面，像是那垒壁上的一道伤疤；一辆公共马车，已经由许多胳膊兴高采烈地拖上了土堆，放在它的顶上，辕木指向空中，好像在迎接什么行空的天马。垒砌这种原始堡垒的建筑师们，似乎有意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增添一点野孩子趣味。这一庞然大物，这种暴动的产物，使人想起历次革命，犹如奥沙堆在贝利翁上<sup>②</sup>，九三堆在八九上<sup>③</sup>，热月九日堆在八月十上<sup>④</sup>，

---

① 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Sisyphé)原是科林斯王，为人残忍苛刻，死后在地狱中被罚推一巨石上山，到了山顶，巨石滚回山脚，还要再推上山。

② 奥沙(Ossa)和贝利翁(Pélon)是希腊的两座山，神话中的巨人想上天，就把奥沙堆在贝利翁上面。

③ 九三指1793年，这一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达到高潮。八九指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

④ 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吉伦特派与王党勾结，组织反革命叛乱，处死罗伯斯庇尔等22人。八月十日指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君主政体被推翻。

呢？那些联队，经历过最凶险的战争场面，却惶惑不安地望着这只鬃毛竖得像野猪、巨大如山的猛兽堡垒而束手无策。

离此一公里，在通往林荫大道、挨近水塔的大庙街转角上，如果有人胆敢在达尔麻尼商店铺面所形成的角上把头伸出去，他准会远远看到在运河那一边，在向上通往贝尔维尔坡道的街的顶端，一堵怪墙有房子正面的三层楼那么高，好像是左右两排楼房的连接线，就像这条街自动折叠起来成为一片高墙似的，突然堵塞了去路。这墙是铺路石砌成的。它笔直、整齐、冷酷、垂直，是用角尺、拉线和铅锤来达到这一平正和划一的。墙上显然缺乏水泥，但正像某些罗马的墙壁，对建筑物本身的坚固朴实却丝毫无损。看了它的高度，我们可以猜到它的深度。它的檐部和墙基是严格平行的。在那灰色的墙面上，我们可以辨别出这儿那儿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黑线条似的枪眼，以相等的距离相互间隔着。街上望到头也不见一个人影，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在纵深处竖起的这块挡路牌使街道变成了死胡同。墙壁肃立，静止，不见人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叫喊，没有声音，没有呼吸，这是一座坟。

六月眩目的阳光笼罩着这怪物。

这就是大庙郊区的街垒。

当你到达现场见到了它，最勇敢的人，见到这神秘的东西出现在眼前，都免不了会沉思默想起来。这街垒经过修饰、榫合，呈叠瓦状排列，笔直而对称，但阴森可怕。这里既有科学又有黑暗。我们感到这个街垒的首领是一个几何学家或一个鬼怪。见到的人都窃窃私语。

后来巴特尔米和库尔奈两人都被放逐到伦敦，巴特尔米杀死了库尔奈，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一场悲惨的决斗。不久以后，他被牵连进一桩离奇的凶杀案里去，其中不免涉及爱情。这种灾祸根据法国的裁判有可能减罪，而英国的司法则认为该处死刑。巴特尔米上了绞架。阴暗的社会结构就是如此这般，由于物质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致使这不幸的人——他有才智，肯定很坚强，也许不很伟大——在法国从监狱开始，在英国以绞刑结束。巴特尔米，在这样情况下，只举起了一面旗——黑旗。

## 二 在深渊中如果不谈话，又干什么呢？

暴动，在地下进行了 16 年的教育！到了 1848 年，比起 1832 年 6 月便精炼得多了。因此麻厂街的街垒和我们前面所描述的两座巨大的街垒相比，仅是一张草图，一个雏形，但在当时，它算是很可怕的了。

安灼拉亲眼看着那些起义者，他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因为当时马吕斯对一切都不闻不问。那街垒非但进行了修理，而且还扩大加高了两尺。那些插在铺路石块缝里的铁钎，好像一排防护的长枪，从各处搬来的残物堆积在上面，使这些混乱的外形更加复杂化。这棱堡的外表是乱七八糟的，可是朝里的这一面却很巧妙地变成了一堵墙。

他们修复了用铺路石堆砌的台阶，借以登上像城堡一样的墙顶。

从昨晚起，圣美里教堂的钟声从没停止过，这证明那位让娜的大街垒仍在坚持着。

所有这些希望，以愉快而又可怕的低语从一组传到另一组，仿佛蜂窝中嗡嗡的作战声。

安灼拉又出现了。他在外面黑暗中作了一次老鹰式阴郁的巡视。他双臂交叉，一只手按在嘴上，听了听这种愉快的谈论。接着，在逐渐转白的晨曦中，他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地说：

“整个巴黎的军队都出动了。三分之一的军队压在你们所在的这个街垒上，还有国民自卫军。我认出了正规军第五营的军帽和宪兵第六队的军旗。一个钟头以后你们就要遭到攻打。至于人民，昨天还很激奋，可是今晨却没有动静了。不用期待，毫无希望。既没有一个郊区能相互呼应，也没有一支联队来接应。你们被遗弃了。”

这些话落在人们的嗡嗡声中，像暴风雨的第一个雨点打在蜂群上。大家哑口无言。在一阵无法形容的沉默中，好像听到死神在飞翔。

这只是短促的一刹那。

在最后面的人群里，一个声音向安灼拉喊道：

“就算情形是这样，我们还是把街垒加到了 20 尺高，我们坚持到底。公民们，让我们提出用尸体来抗议。我们要表示，虽然人民抛弃共和党人，共和党人是不会背离人民的。”

这几句话，从个人的忧心忡忡里道出了大伙的想法，受到了热情的欢呼。

大家始终不知道讲这话的人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身穿

马吕斯用深沉的语气接着说：

“我认识他。”

这种保证使大家放了心。

安灼拉转向冉阿让说：

“公民；我们欢迎你。”

他又接着说：

“你知道我们都将去死。”

冉阿让一言不发，帮助他救下的那个起义者穿上他的制服。

## 五 在街垒顶上见到的形势

众人的处境，在这致命的时刻和这严正无私的地方，是使安灼拉无比忧郁的最大缘由。

安灼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但从绝对完善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缺点的，他太像圣鞠斯特，不太像阿那卡西斯·克罗茨<sup>①</sup>；但他的思想在“ABC 的朋友们”中受到公白飞思想的吸引；不久以来，他逐渐摆脱了他那狭隘的信条，走向扩大的进步；他开始承认，最终的宏伟演进是把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转变为浩浩荡荡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至于目前的办法，一种凶暴的环境已经形成，他坚持用暴力；在这点

---

<sup>①</sup> 阿那卡西斯·克罗茨 (Anacharsis Clootz, 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革命者，推崇理性，后和雅各宾左派一起被处死。此处指安灼拉缺乏克罗茨的理智。

击。一个令人生畏的炮口对准了街垒。

“好呀，来吧！”古费拉克说，“粗暴的家伙来了，先弹弹手指，现在挥起拳头来了。军队向我们伸出了它的大爪子。街垒会被狠狠地震动一下。火枪开路，大炮攻打。”

“这是新型的铜制八磅重弹捣炮，”公白飞接着说，“这一类炮，只要锡的分量超过铜的百分之十就会爆炸；锡的分量多了就太软。有时就会使炮筒内有砂眼缺口。要避免这种危险，并增加炸药的分量，也许要回到14世纪时的办法，就是加上箍，在炮筒外面从后膛直至炮耳加上一连串的无缝钢环。目前，只有尽可能修补缺陷，有人用一种大炮检查器在炮筒中寻找砂眼缺口，但是另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用格里博瓦尔的流动星去探视。”

“在16世纪炮筒中有来复线。”博须埃指出。

“是呀，”公白飞回答，“这样会增加弹道的威力，可是减低了瞄准性。此外，在短射程中，弹道不能达到需要的陡峭的斜度，抛物线过大，弹道不够直，不易打中途中的所有目标，而这是作战中严格要求的；随着敌人的迫近和快速发射，这一点越来越重要了。这种16世纪有膛线的炮的炮弹张力不足是由于炸药的力量小，对于这类炮，炸药力量不足是受到了炮弹学的限制，例如要保持炮架的稳固。总之，大炮这暴君，它不能为所欲为，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一颗炮弹每小时的速度是600法里，可是光的速度每秒钟是七万法里。这说明耶稣要比拿破仑高明得多。”

“重上子弹！”安灼拉说。

街垒的墙将怎样抵挡炮弹呢？会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这

样。这种私刑加上误会就更复杂了。在某一个暴动的日子里，有一个叫保罗—埃美·加尼埃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被人持着刺刀追逐，他只得躲进六号大门洞里。有人大声喊：“又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他们要杀死他。当时他臂下夹着一本圣西门公爵<sup>①</sup>的《回忆录》。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在封皮上一念到“圣西门”这个名字就大叫起来：“把他杀死！”

1832年6月6日，有一连郊区国民自卫军，由上尉法尼各指挥，这个人前面已提到过，他出于怪癖和一时的兴致，在麻厂街造成了大量伤亡。这一事件，在1832年起义结束后进行的司法预审中有记载证实。法尼各上尉是一个性情急躁和冒险的小市民，在维护秩序的队伍中他是一个类似雇佣兵那样的角色，这种人我们已描绘过他们的特性，他是个狂热而无法无天的政府至上主义者，他不能抑制冲动要提前开火，并有着由他带领连队单独取下街垒的野心，他在接连看到红旗后又见到把旧衣当作黑旗，这使他怒不可遏，于是破口大骂那些在开会的将军和军团长们，因为他们认为总攻的决定性时刻尚未到来，根据他们间的一句名言，那就是“让反抗者在他们自己的肉汁中煮熟吧”。至于法尼各，他认为夺取街垒已经成熟，熟了的东西就该落地，所以他就去尝试。

他指挥着一伙和他同样坚决的人，当时的见证人称之为“一群疯子”。他那一连人，就是枪杀诗人让·勃鲁维尔的，是驻扎在那条街转角上的营中的第一连。在一个谁也很少想到的时刻，这上尉派遣他的人向街垒进攻。这种只凭愿望而无

---

<sup>①</sup> 圣西门公爵(1675—1755)，著有《回忆录》，记述当时宫廷及显贵琐事。此处指人误认为他拿的是同名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

这样就出现了收场的局面。

过不多久，这两门炮立刻进入战斗，对准街垒轰击，作战分队和郊区分队用排枪协助作战。

稍远处，人们还听到其他的炮火声。在这两门炮猛力轰击麻厂街棱堡的同时，另外又有两门炮，一门瞄准圣德尼街，另一门对着奥白利屠夫街，把圣美里街垒打得弹痕累累，有如筛孔。这四门炮相互间的回声都凄厉哀怨。

警犬阴郁的吠声也相互呼应。

轰击麻厂街街垒的两门炮，一门使用霰弹，一门发射实心弹。

那门发射实心弹的炮口瞄准得高些，算好要让炮弹击中街垒顶层，把它削平，把铺路石打成碎片，像霰弹一样去杀伤那些起义者。

这样轰击的用意是想把棱堡顶上的战士赶下去，迫使他们退进街垒，也就是说总攻已迫在眉睫了。

当实心弹把战士从街垒顶上轰下来、霰弹又把小酒店窗口的起义者驱散以后，这样突击中队就可以冲进街道而不致遭到射击，甚至不被发觉，就可以像昨晚那样突然爬进棱堡，谁知道呢？也许可以用奇袭的办法拿下街垒。

“必须减轻这两门炮的干扰，”安灼拉说，接着他大声喊道，“向炮兵开火！”

人人都准备好了。沉寂了那么久的街垒又奋起开枪射击了，他们猛烈而欢快地连续发射了七八排枪弹，街上充满了浓烟，教人睁不开眼睛。几分钟过后，透过这有着一道道火焰的烟雾，大家可以隐约看到三分之二的炮兵已经倒在炮轮

白蝶的后卫队亲如兄弟。梧桐换上新装。和风使高大华美的栗树丛此起彼伏，气势雄伟。附近兵营的一个老兵在铁栅栏门外望着说：“这是一个披坚执锐全副戎装的春天。”

整个自然界在进餐，万物已经就席。到时间了。大幅的蓝帷幕张挂在天上，宽阔的绿桌布铺陈在地下，阳光灿烂。上帝供全世界就餐。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饲料或糕点。野鸽找到了大麻子，燕雀找到了小米，金翅鸟找到了繁缕，知更鸟找到了蛆虫，蜜蜂找到了花朵，苍蝇找到了纤毛虫，翠鸟找到了苍蝇。它们之间多少存在着相互吞噬的现象，是善和恶神秘的混合，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空着肚子的。

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来到大池旁，阳光使他们有点昏昏沉沉，他们设法躲藏，这是穷人和弱者在豪华面前的本能畏缩，尽管不是在人前；于是他们躲在天鹅棚后面。

这儿那儿，在顺风时，可以断断续续模糊地听见叫喊声、嘈杂声和一种喧闹的嗒嗒声，这就是机枪在响，还有低沉的击拍声，这就是在开炮。菜市场那边的屋顶上冒着烟。一个类似召唤的钟声在远处回响。

这两个孩子似乎听不见这些响声。小的那个不时轻声说：“我肚子饿。”

几乎和这两个孩子同时，另外一对也走近了大水池；一个50岁光景的老人牵着一个6岁的小娃娃，这大概是父子俩。6岁的小孩手里拿着一块大蛋糕。

在这一时期，在夫人街和唐斐街上有一些沿河的房屋，配备了卢森堡公园的钥匙，当公园的铁栅栏关闭时，房客们可以用它进入园中。后来这种特许取消了。父子俩大概是从一

幢这样的房子里出来的。

两个穷孩子望见“绅士”走来，便藏得更隐蔽一些。

这是个有产者。也许就是马吕斯在热恋时期碰到的那个人。他曾听到他在这大池旁教训儿子“凡事不能过分”。他的态度和蔼而高傲，有一张合不拢的嘴，老在笑。这机械的笑容出自牙床大，包不住，露出的是牙齿而不是心灵。孩子拿着咬剩的蛋糕，好像已经吃撑了。由于处于动乱时期，孩子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服装；而父亲仍是有产者的打扮，而这是为了谨慎。

父子俩停在两只天鹅戏水的大池旁，这个有产者似乎特别欣赏天鹅，他在走路方面和它们也很相像。

这时天鹅正在游泳，这是它们的专长，游的姿态很优美。

如果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注意听了，并也已到了懂事的年龄，他们就会听见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所说的话。父亲对儿子说：

“贤者活着满足于无所求。看着我，我的儿子，我不爱奢华。从来不会有人见到我穿着缀有金片或宝石的衣服，我把这些假的光彩让给那些头脑有缺陷的人。”

此刻来自菜市场方面的沉闷的呼叫声、钟声和嘈杂的声音同时加剧起来。

“这是什么？”孩子问。

父亲回答：

“这是庆丰收的土神节。”

忽然间，他发现了这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天鹅的绿色小屋后面。

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谅这种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夹杂着惊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成狂怒一样，从而出现了这句深刻的话，“疯狂的稳重。”极端恐惧的火焰可以产生一缕阴郁的烟，那就是怒火。“这些人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他们会连累和平的人们，好像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脱身吧！活该，是他们不对，自作自受，与我们无关。我们倒霉的街道被乱弹射击，这是一群无赖。千万不要开门。”于是房屋就如同坟墓一样。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他们眼见霰弹和白刃来临，如果他们叫嚷，他们知道会有人听见，但不会有人出来，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营救他们，这些墙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这些人却是铁石心肠。

这怪谁？

无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转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转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sup>①</sup>，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会有什么结局，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否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

---

① 帕拉斯 (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

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像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堆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sup>①</sup>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很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sup>②</sup>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

---

<sup>①</sup> 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sup>②</sup> 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楼打出来的枪，有猛烈的攻打，有狂暴的抗击，最后，门攻破后，就是疯狂的杀尽灭绝。进攻者冲进酒店，倒地的破门板绊住了他们的脚，竟找不到一个战士。盘旋的楼梯被斧子砍断，横在楼下厅堂中，几个受伤者刚断了气，所有未被杀死的人都在二楼，从本是楼梯通道的天花板的洞口，猛烈地开了火。这是他们最后的子弹。当子弹用尽了，这些濒于死亡的猛士已没有任何弹药，他们每人手中拿两个安灼拉储备的瓶子（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们用这易碎的骇人的粗棒对付攀登者。这是装了镪水的瓶子。我们如实地叙述这种凄惨的残杀。被围者，真可叹，把一切东西都变为武器。希腊的火硝并未伤害阿基米得的声誉，沸滚的松脂也无损于巴亚尔<sup>①</sup>的名声；一切战争都是恐怖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包围军的机枪手，自下而上虽有些不便，杀伤力仍很可观。天花板洞口四周很快被一圈死人的头围着，流淌着长条的鲜血。那些嘈杂声真无法形容；在紧闭的火热的浓烟中就像在黑夜中作战一样，已到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恐怖程度。这种地狱中的搏斗已没有人性，这已不是巨人对付大汉，这像密尔顿和但丁，而不像荷马。恶魔在进攻，鬼魂在顽抗。

这是残酷的英雄主义。

---

<sup>①</sup> 巴亚尔 (Bayard, 1475? —1524)，法国骑士，被同代人誉为“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

平伏在手臂上，周围有着玻璃杯、啤酒杯和酒瓶。他沉重的睡眠有如冬眠的熊和吸足了血的蚂蟥，排枪齐射、炮弹、霰弹从窗口打进他所在的屋内，甚至连袭击惊人的叫嚣，一切对他都不起作用。对炮声他有时以鼾声作答。免得使自己醒来，他好像在等着一颗子弹。好几个尸体躺在他的四周，乍一看他和这些死去的沉睡者是分不清的。

喧嚣不曾吵醒一个醉汉。寂静反而使他醒来。这种怪现象不止一次地被人见到。四周坍塌的一切格朗泰尔都一无知觉，坍塌好像使他睡得更稳。在安灼拉面前停止的喧嚣对这位昏睡者也起了震撼的作用。等于一辆飞跑着的车子突然停下来一样，车中的酣睡者因此醒来。格朗泰尔突然直起身来，撑开两臂，揉揉眼睛望望，打个呵欠，终于明白了。

醉性过去就像拉开帷幕。醉汉一眼就全部理解了幕布遮住的一切。种种情况都在他脑中浮现，他不知道 24 小时以来发生过什么事，但刚一睁眼，就全明白了。头脑突然又清醒过来，沉醉时的模糊不清，那迷惑头脑的雾气，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摆脱不开的清清楚楚的现实。

士兵们盯着那个退在角落里的安灼拉，他像被弹子台隐蔽着一样，一点也没看见格朗泰尔。班长正准备再一次发令：“瞄准！”这时他们忽然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旁边喊着：

“共和国万岁！我也是个。”

格朗泰尔站起来了。

他错过了的整个战斗的无限的光辉，此刻在变得高尚的醉汉目光中闪耀着。

他重复说着“共和国万岁！”并用坚定的步伐穿过这间房，

靠着安灼拉站到一排枪前。

“你们一次打两个吧！”他说。

又转向安灼拉温和地问他：

“你允许吗？”

安灼拉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

这微笑尚未结束，排枪就响了。

安灼拉，中了8枪，靠着墙像被子弹钉在那儿一样，只是头垂下了。

格朗泰尔被打倒在他脚下。

不久以后，士兵们把最后几个藏在房子顶部的暴动者赶了下来，他们穿过一个木栅栏对准阁楼放枪。人们在阁楼中交战。有人把人从窗口扔了出来，有几个还是活的。两个正在设法扶起打坏了的公共大马车的轻骑兵，被阁楼里打来的两枪送了命。一个穿罩衫的人被抛了出来，肚子被刺刀戳穿，倒在地上呻吟。一个士兵和一个暴动者同时从瓦砾坡上滑下来，互不松手，凶猛地扭在一起摔下来。在地窖里也进行着同样的搏斗，叫喊声、枪声以及野蛮的践踏声，然后突然寂静下来，街垒被占领了。

士兵们开始搜查四周的房屋并追捕逃亡者。

## 二十四 俘虏

马吕斯确实被俘了，他做了冉阿让的俘虏。

当他摔倒的时候，一只手从后面紧抱住他，虽已失去知

目前，可能在两三分钟以内，这堵墙还是一个掩体，但怎么能逃出这个屠杀场呢？他回想起八年前，他在波隆梭街时的焦虑，他是如何脱身的，这在当时是困难的，而在今日则是不可能的了。他面前是一所无情的七层聋屋，好像只住着那个俯首窗外的死人，他右边是堵塞小化子窝的相当低矮的街垒，跨过这障碍似乎容易，但在这障碍物的顶上可以见到一排刺刀尖，那是战斗队，防守在街垒外边，埋伏着。毫无疑问跨越这街垒，那就是引来排枪的射击，谁敢冒险在这铺路石堆的墙上探头，谁就要成为 60 发枪弹的目标。他左边是战场，死亡就在这墙角的后面。

怎么办？

只有一只小鸟才能逃脱。

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找到办法，打定主意。在他几步之外正在作战，幸亏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争夺一个点，就是酒店的门；但是如果有一个士兵，只要有一个，想到绕过房屋，或从侧面去攻打，那就一切都完了。

冉阿让望望他前面的房屋，看看身旁的街垒，然后又带着陷入绝境的强烈感情望望地，心里十分混乱，想用眼睛在地上挖出一个窟窿。

由于专心注视，不知什么模糊然而可以捕捉的东西在这垂死挣扎的时刻显现出来并在他的脚旁形成了，好像是目光的威力使得心愿实现了似的。他看见几步以外，在那堵外面被无情地守卫着和窥伺着的矮墙脚下，有一扇被一堆塌下的铺路石盖住一部分的铁栅栏门，它是安在地上的。这铁门，用粗的横铁棍制成，大致有两平方尺。支撑它的铺路石框架已

被掘掉，铁栅栏好像已被拆开。透过铁条可以看到一个阴暗的洞口，一个类似烟囱的管道或是贮水槽的总管子。冉阿让冲过去，他越狱的老本领好像一道亮光在脑中一闪。搬开铺路石，掀起铁栅栏，背起一动不动像尸体般的马吕斯，降下去；驮着这重负，用手肘和膝头使劲，下到这种幸而不深的井里，再让头上的重铁门再落下来；铺路石受震后又倒下来，有些落在门上，这时冉阿让脚踏在铺了石块的低于地面三米的地上；他像一个极度兴奋的人那样，用巨人的力气、雄鹰的敏捷完成了这些动作，为时不过几分钟。

冉阿让和昏迷的马吕斯进入到一种地下长廊里。

这儿，无比安全，极端寂静，是漆黑的夜。

过去他从大街上落进修女院时的印象又出现在眼前，但今天他背负的不是珂赛特，而是马吕斯。

此刻他只勉强听到在他上面，像一种模糊不清的窃窃私语一样，那攻占酒店时惊人的喧嚣声。